

施秉县：

# “乡约”研学解锁山村旅游“新玩法”

○ 通讯员 吴昌前 李泉 摄影报道

初秋时节，施秉县白垛乡白垛村瓜果飘香、稻穗招摇，景致宜人。

这两天，一批来自北京、成都的研学团队来到这里，循迹红六军团红色历史，了解乡村发展新面貌，一起动手制作香囊、打糍粑，共同参与田野绘画、稻田抓鱼、梨园采摘等一系列活动，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乡土生活的无穷乐趣。

“带着孩子在乡村之间游玩，沐浴清风看稻浪，闻着瓜果香，非常惬意放松！”陪着孩子一起过来参加研学活动的景女士满脸沉醉地说，“这种感觉不仅我们大人很享受，孩子们也很喜欢。”

近年来，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中投公司）定点帮扶下，白垛村锚定“农文旅融合”发展道路，盘活农家、田园、果林等资源，打造沉浸式研学基地，吸引外地研学团队循着乡土气息而来，给宁静的山村攒起了人气、漾起了生机。



学习做糍粑



采摘金秋梨

为了让研学活动更具吸引力，今年暑期村里推出“你好，多彩乡村”研学营项目，通过构建“农耕文明、红色文化、非遗传承、自然探索”四位一体的体验场景，让研学内容既有文化内涵又不失趣味。

“我们有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，有这么好的田园风光，这些都是孩子们最好的‘课堂’。”中投公司派驻白垛村第一书记董帅说，“城里的孩子来这儿摸鱼、摘果，和村里的孩子交朋友，两地孩子都长了见识。”

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平时学不到的知识，认识了很多本地的小伙伴。很喜欢大家一起在田里抓鱼，你追我赶非常刺激，根本玩不够，下次还想再来。”研学团队学生王璟兮兴奋地说。

现在走在白垛村，处处都能感受到新气息，推出的一系列研学项目就像给村里系上了根根“活力引线”，让村子悄悄变了模样。改造的老旧民居，屋壁、墙面添上农耕场景，

推门就是研学教室；田间修起五彩步道，路边搭建休憩木亭，满眼都是清爽整洁。

“研学项目做起来，村里面的环境也变得好多了，很多外地的人都喜欢过来游玩。”白垛村村委会副主任苏粒元告诉笔者，“人流越来越多，总体感觉就是村子‘活’起来了！”

人气聚起来，“土资源”也跟着变成了“金钵钵”。中投公司还帮村里搭起“研学+电商”平台，并邀请中央财经大学硕博研究生来村参与直播带货。研学团队体验采摘的果实、村内手工制品，通过电商直播渠道销往外地，销售额逐年递增，为村内群众、村集体经济带来增收。

“通过我们的整体运营，带动增收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可观的。”董帅表示，“我们希望能把研学活动拓展到周边县区，拓展到不同年龄的人群，扩大研学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，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。”



金秋梨基地体验采摘

## 瑶白摆古醉情怀

○ 通讯员 李晓军

今年农历“六月六”，“大山里的明珠”——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，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摆古节。

车过县城，抬眼望西北，万千林木披着鎏金霞光，半浸在淡紫云烟里。远看群峰如卧，不见路径，汽车却像游鱼般钻进莽莽林海，在蜿蜒山道上潜行。道旁松鼠蹿过青石板，枝丫间鸟声如碎玉相击，一路风光泼泼洒洒，把人的心神都染成了翠色。

清晨九点，瑶白寨门早已热闹起来。村民们身着绣着花鸟的盛装，靛蓝侗布上的银饰随动作轻响，清亮的侗歌顺着风溜过来，混着拦门酒的醇香漫在空气里。年轻的村主任滚明焰笑着递过牛角杯，“这杯酒，是瑶白的心意”。酒液入喉，先是甘冽，继而暖意漫遍四肢，带着这缕微醺，我走进了被千余棵珍稀古树环抱的瑶白村。村寨藏在林莽深处，木楼的黑瓦与浓绿相衬，穿村而过的溪水映着云影，人走在其中，恍若踩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这座藏着两个国家级荣誉称号、两项省级非遗的古村寨，最动人的是那“十姓共一姓，十房共一房”的独特民俗。

摆古节，正是用侗语说唱这段历史的活态传承。我此行的目的，便是探寻这节日申报国家级非遗的深意。

九点三十分，祭祖场的空气突然凝住了。十四块房族石碑前，先祖灵位牌在瓜果与稻穗的供奉下静静伫立，十四面绣着族徽的旗幡在山风里猎猎作响。

祭祖毕，两条金龙翻卷着领路，房族旗幡、芦笙队、文艺队紧随其后，鱼贯进入摆古场。二十余米长的摆古桌两侧，众人肃立如松。各房族的摆古师身着藏青长袍马褂，头包靛蓝侗帕，神色凝重地坐在长桌正中。来访宾客依主客之礼分坐两侧，连呼吸都轻了几分。

领值摆古师滚德植先生清了清嗓子，苍老却道劲的唱诵词陡然响起：“永乐三年春，龙氏入山林……”歌声穿云裂石，仿佛六百年前的风正从林海深处吹来。摆古场上空瞬间凝起神圣的气息，祖先们“开坎翻田，挖山栽杉”的身影，仿佛就在袅袅声浪中渐渐清晰。

明永乐三年（1405），瑶白开寨先祖龙氏借着朝廷在锦屏“征皇木”的机缘，在此扎下了第一根桩。随后，十五个姓氏陆续迁来，在这片“日月穿不透”的密林里，用双手劈开生路。他们把伐木运到清水江码头，脚下是泥泞险滩，肩上是千钧木排，风霜雨雪刻进了骨血里，也炼出了“抱团取暖”的生存智慧。

“十姓共一姓”的规矩，便是在这样的岁月里生根的。无论分合，各房族都把团结当作铁律——团结则兴，涣散则亡，这六个字像古杉的年轮，刻进了瑶白人六百年的记忆里。

以木换钱的日子，墨迹洒着诚信的重量。尽管岁月损毁了许多，仅近年在县档案馆登记入库的，就有609份。摆古师唱到这些契约时，声音里满是虔诚：“字据落纸，驷马难追……”这不是简单的吟唱，而是把“诚实守信”四个字，刻进后人心里仪式。

瑶白摆古，原是祭天、祭地、祭祖宗后，用说唱打捞历史的传统。摆古师的声音忽高忽低，神态时喜时悲，听着听着，后人仿佛就站在了祖先的屋檐下——看见他们冒雨加固木楼，听见他们在火塘边商议要事，连呼吸都与六百年前的先人同频。那些坚韧、团结、诚信的寨风，不再是模糊的词语，而成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温度。八十多岁的摆古师杨



瑶白摆古场（通讯员 滚明建 摄）

安亚，被称作“瑶白活历史”，他告诉我，十六姓里，龙、滚、龚等七姓始终相守，杨、耿、万等九姓虽经历过分分合合，苗、侗、瑶、汉四个民族却从未疏远。“一年一小摆，三年一大摆”的约定，像一条看不见的线，把十四房族的心越牵越紧，成了民族团结最亮的一张名片。

若说摆古是与历史的对话，那接下来的热闹，便是给当下的生活添彩了。

摆古师的最后一句祝福唱词刚落，摆古场就变了模样。村民自编自演的29个节目轮番登场，芦笙舞的鼓点敲碎了肃穆，侗歌的调子裹着笑意在林间跳荡。从正午到星升，歌声与掌声把节日托得越来越高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25位阿婆的《侗歌声声唱给党》。前奏是一段行歌咏唱调，混着“瑶白侗戏十八腔”的沧桑，又揉进彦洞民歌的婉转，像一条河从历史深处流来。主歌响起时，旋律陡然明快，78岁的领舞阿婆虽动作有些僵硬，眼角的皱纹里却盛着满满的快乐。她们唱得不算专业，却把侗族儿女的幸福，唱成了最动人的模样。

斗牛场与篮球场更是沸腾。黄牛顶角时的闷响，篮球撞击地面的咚咚声，山呼海啸般的助威声，与歌舞场的旋律遥相呼应。整个瑶白，成了一片没有边际的欢乐海洋。

这座揣着16个荣誉称号的村寨，底色是真诚与热情。外来者的眼睛，最能看清这份纯粹。

香港来的胡桃花女士，刚到村口就被“古木参天村至

景，合抱连围数不清”的风光绊住了脚。她举着手机直播，“啧啧”的赞叹声混着快门响：“像闯进了仙境哟！”累了，她走到一户酿米粉的人家，主人舀了碗凉粉递过来，她要付钱，对方却摆手笑：“尝个鲜，哪能要钱？”

正感动着，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背着背篋从山上下来，兜子里装着她从没见过的咖啡色黄瓜。她好奇地多看了两眼，老婆婆便放下背篋，抽出一根递过来，用带着侗腔的汉语说：“妹，契（吃）黄瓜嘞！”胡女士后来告诉我，看着老人黝黑粗糙的手，她实在不忍心接，“那哪是黄瓜，是心呐”。

正午时，她被一户临街人家拉去吃刨汤。刚杀的猪肉在锅里咕嘟着，主人还在路边拽着挂外地车牌的客人：“车停在我家门口，就是我家贵客！”开席时，胡女士按住主人的手，硬要按香港的物价付钱，“算是随份子，领这份情”。说这些时，她声音哽咽，眼角闪着光：“这里的人，淳朴得让人心疼。”

夜幕像块深蓝的布，慢慢盖住瑶白。我以为热闹该散了，刚来两个月的驻村书记刘铖却一脸兴奋地拉我：“走，去马郎坡听行歌坐月！”

我俩气喘吁吁跑到古木下的曲廊秀阁，刚坐下，一阵清韵就顺着风飘了过来。摆古时的行歌坐月，和平时不一样——平时是年轻人白天对歌、夜里诉情，今天更多是回乡的姑娘们，与亲友唱着心里话。这些姑娘们出嫁前都是唱歌的好手，歌声在夜里亮得像星子，内容也不止于情歌，日子的酸甜苦辣，都

从江县贯洞镇：「民族团结杯」篮球赛激情开赛

夜暮下的腊阳村鼓楼灯光篮球场流光溢彩，欢呼声浪穿透黔桂边境的夜空。近日，从江县贯洞镇2025年“民族团结杯”篮球赛在此拉开战幕，34支身着各色球服的队伍踏着鼓点入场，其中既有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大年乡、富禄乡的壮族、侗族球员，也有贯洞镇周边乡镇的苗族、水族乡友，不同民族的方言在赛场边交织成独特的助威声。

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，揭幕战中广西富禄乡队与贯洞镇社区队展开激烈角逐。壮族球员李华带球突破时不慎滑倒，苗族对手杨明当即伸手将他拉起；侗族球员吴婷的三分球应声入网，场边苗族姑娘们的银饰随欢呼声叮当作响。场边临时搭起的小吃摊上，酸汤鱼的香气与篮球鞋摩擦地面的焦糊味混在一起，身着民族盛装的各族群众举着“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”的标语牌，为双方球员共同呐喊。

据赛事组委会介绍，这项连续举办八年的赛事已成为黔桂边区的“民族团结纽带”。本次比赛将持续5天，除了篮球赛，还穿插了多民族共跳芦笙舞、同包五彩糯米饭等活动。“球场上是对手，场下是兄弟。”广西大年乡球员韦荣刚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，赛后他要带着队友去体验侗族腌肉的滋味。

赛场周边的农产品展销区里，苗族绣品、壮族蜡染、侗族腌鱼摆在一起，成了各族群众交流的另一个“赛场”。贯洞镇党委书记吴玉斌表示，篮球赛像一根红线，把黔桂边区各族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，在奔跑与跳跃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悄然扎根在每个人心底。



能顺着调子淌出来。

若是三年一次的大摆，四邻八乡的歌队都会来，歌手们亮开嗓子比拼，热闹能持续到天亮。今年是“小摆”，规模虽小，欢乐却平分不少。夜越深，来对歌的人越多，歌声、笑声在林间荡来荡去，撞在树叶上，落进溪水里。

“我欲与君长相知，此生执手无绝衰”，缠绵的情歌让我想起村里那方《定俗垂后》碑。光绪十四年立的石碑，字里行间藏着瑶白先人的勇气——它废除了“姑舅表婚”的旧习，用民间法规的形式宣告：“勒石垂后，永定乡风”。

要知道，姑舅表婚在明清时的黔东南很普遍。清《大清律例》先规定“娶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”，后又补充“听从民便”，这自相矛盾的条文，藏着朝廷对民间的默许。《红楼梦》里贾母拆散宝黛，根由便是他俩的姑舅表婚触碰了律例红线，风险太大。而瑶白的先人们，却在朝廷“默许”时，主动革除“舅家子必娶姑家女”“舅娶还娘头钱”的陋习，这份对婚姻自由的坚守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像暗夜里的盏灯。

更难得的是对女性的呵护。瑶白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，土地比金子珍贵，可姑娘出嫁时，家族必会分一块“姑娘田”；出生时，家人还会为她栽一片“女儿杉”。田能产粮，杉能换钱，这是给女儿的退路——无论在外过得如何，家乡总有块地等着她。“姑娘田”是父母的牵挂，“女儿杉”是姐妹的念想，这份保障，源自族规里的公平，也浸着寨风里的仁爱。

瑶白人不说“姑妈回家”，总亲昵地叫“姑娘回家”。对远嫁的女儿来说，这四个字是乡愁的解药。所以每逢摆古节，再远的路，姑娘们也要赶回来。

杨秀竹嫁到江西十几年，几乎年年回村过摆古节。中午同桌吃刨汤时，她夹着一块腊肉说：“只要踏上瑶白的土，闻着这松针混着泥土的味，路上的累就全没了。”进寨时，街坊一声“秀竹姑娘回来啦”，她说自己的心“像被温水泡过，软得一塌糊涂”。

秀竹嗓子亮，酒量也豪。午饭后，发小和亲戚拉她去烧烤店，白酒、米酒、甜酒、啤酒轮番上，她端起碗来就干。“我哪是喝酒呀，是喝家乡的情”，她红着眼圈笑，“一醉，所有烦心事都跑了，浑身轻得像飞。现在政策好，从江西回来才七个小时，比以前方便多了！”

正说着，一阵喝彩声涌过来。醒了酒的秀竹拉着姐妹们走上歌台，天上的牛郎织女星亮得像碎钻，夜深得像化不开的墨。歌声、笑声、碰杯声缠在一起，这夜的瑶白，无人想眠。

四天调研，我踏遍了瑶白八景。花街的青石板印着岁月，戏台的木雕藏着故事，老井的水映着云影，族规石刻的字透着威严。古寺的钟声掠过林海时，我忽然懂了：瑶白人敬天地、惜草木，把家规、族规、寨风织成三重护栏，视教育与文化为“村寨脊梁”，才守住了这颗“大山深处的明珠”。

离开时，车子在道上盘旋。回望瑶白，它浸在一缕缥缈的云雾里，木楼的檐角、古树的梢头，都在乳白中时隐时现，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源。只是这桃源里，有烟火气，有欢笑，更有六百年生生不息的传承。

忽然想，若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渊明见过这般“怡然自乐”的瑶白，会写下怎样的文字？或许，他会说——此境只应人间有，何必苦觅桃花源。